



梁書  
二



U 8  
1735  
114





1735  
114

梁書卷七

列傳第一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尚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山田  
郎君  
所藏

新金圖書

魏川屯鳳園



稱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鑿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竝先殂又不建椒闈今之撰錄正備闕云

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卽文帝從姑后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常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王令嫿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因一作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

上尊號爲皇后諡曰獻父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祖輿坐華誅徙興古未至召還及過江爲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識鑒宋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袁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其禍萌思違其難言於湛求外出湛將用爲東縣固乞遠郡久之得爲寧遠將軍交阯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爲鎮西參軍卒於官高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又詔曰亡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有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策以第三子續爲嗣別有傳



高祖德皇后郝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異常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郝氏竝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聘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嫫建武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永元元年八月殂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十郡梁公詔贈后爲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諡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倪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

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諡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詔從之陵曰修陵后父燁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燁尚宋文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燁子泛中軍臨川王記室參軍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碧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卽位追崇爲皇后諡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饑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策文父騫字思寂本名玄成



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以公子起家員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南昌縣公出爲義興太守還爲驃騎諮議累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永元末遷侍中不拜高祖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翊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以尚也朕膺歷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爲侯食邑千戶騫襲爵遷度支尚書天監四年出爲東陽太守尋徙吳郡八年入爲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太常卿十一年遷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時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

十餘頃卽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答又脫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在郡臥疾不視事徵還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十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安子規襲爵別有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於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祇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



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爲貴嬪位在三夫人上居於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旣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竝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竝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閣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閫外之事賀及問訊牋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

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況母儀春宮義絕常算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高祖弘佛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絕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普通七年十月庚辰薨殯於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策文曰敢塗旣啓



桂樽虛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闕悼曾城之不  
踐罷鄉歌乎燕樂廢徹齊於祀典風有采繁化行南國爰命史臣  
俾流嬪德其辭曰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  
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  
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諮式  
出言顧史宜其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珮  
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跼天高照臨玄統莫修禕章  
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照晰逮下靡傷思賢罔  
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篚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  
甄昌軼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明章闡席玄池早扃湘沅已窅展  
衣委華朱幘寢迹慕結儲闈哀深蕃碎嗚呼哀哉令龜兆良葆引  
遷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風淒淒而結緒去曾披

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啓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  
擬靈金而鬱楚泛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閣於室皇椒  
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憚道變  
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赤鳥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  
哉有司奏謚曰穆太宗卽位追崇曰穆太后太后父重遷天監初  
官至兗州刺史

高祖阮修容諱令羸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遙光納焉  
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爲綵女天監六年八月生世  
祖尋拜爲脩容常隨世祖出蕃大同六年六月薨於江州內寢時  
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卽位有  
司奏追崇爲文宣太后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寶  
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邑五百戶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郟人也祖季嗣太尉枝江父忠公父他侍中  
信武將軍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  
主舍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葬江陵瓦官寺父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焉至於穆  
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  
殲滅宜哉

梁書卷七 列傳第一 終

魏州中鳳園  
氏書回南甫

梁書卷八

列傳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  
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於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  
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群臣固請天監元年  
十一月立為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  
皆入直永福省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  
悉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恒思  
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

魏州中鳳園  
氏書回南甫

及古詞  
毛氏



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  
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  
冠金蟬翠綉纓至是加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竝  
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  
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  
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  
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竝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於慧  
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  
禮絕傍親書翰竝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季綽議其事  
季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  
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  
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

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  
襄竝同季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  
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  
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  
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  
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  
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  
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  
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  
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  
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巳劉僕射之議卽情未安可令  
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



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彊進飲食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為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禪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

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慙而止出官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敕賜大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為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嘗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



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卽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州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行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高祖優詔以喻焉太子季謹天至每人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

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諡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曰蜃輅俄軒龍驂跼步羽翽前驅雲旂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旣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軒緯掩精陰羲弛位纏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時蔬餼不溢禫遵踰月哀號未畢寔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恂



恂金華玉瑛玄駟班輪隆家幹國王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是理  
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愠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  
初敬業離經斷句莫爵崇師卑躬待傳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  
是司時敏斯務辯究空微思探幾蹟馳神圖緯研精文畫沈吟典  
禮優遊方冊饜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細素  
殫極丘墳旃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豈  
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  
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  
囿四友推德七子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  
摛文揆藻飛觴汎醴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  
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  
告徵禋沴褰象星靈恒耀山頽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

陰詒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胤嗣長號跼增慟  
慕結親遊悲動氓衆憂若矜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  
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饒饒孤燈  
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  
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  
昔絳闕以遠徂轡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  
修阪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蹠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  
哀哉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  
瑟旣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  
嗚呼哀哉卽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閔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  
於徽謚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舍毫而  
無媿嗚呼哀哉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



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間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故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戶尋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大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敕太子爲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太宗卽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巖在於賊手每不屈意

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竝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令卽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諡哀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縣侯隨世祖在荆鎮太清初爲使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七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尋徵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景子立爲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荆城太子與世祖同爲魏人所害太子聰穎頗有世祖風而凶暴猜忌敬帝承制追諡愍懷太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況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梁書卷八

列傳第二終

梁書卷八

梁書卷九

列傳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勳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駁略究其大旨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爲鎮南

梁書卷九



司馬帶臨湘令入為越騎校尉魏寇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為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州茂以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為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為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矜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於漢州郢魯既平從高祖東下復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群盜之燒神獸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群盜反走茂以

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于魏時九江新離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為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為衆所瞻望明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



府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於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勳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艸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濶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動于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劔二十人鼓吹一部諡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鐘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作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奏徙越州後有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討之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爲宋將位至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麀鹿無還騎趁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徽中隨父出京師爲奉朝請員外遷尚書左民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時建元初蠻寇群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王鏘爲雍州復以爲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



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舩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勳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尅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高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爲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衆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卽帝位然後出師爲萬全計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於七月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

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阜茨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倚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車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



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爲護軍旣至復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入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滄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岍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岍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艸守之因謂

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艸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岍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岍燒營英自東岍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浴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爲二千戶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



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慢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麀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虜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

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爲尚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杞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爲長水校尉出爲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暉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中興元年西臺選爲黃門郎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



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宮中悉斂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陰魏軍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并鼓吹一部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

傳之明年春卒時年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敷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艸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濶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追榮命以彰茂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諡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哭于津嗣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勳鐘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



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邁於前代矣

梁書卷九

七

梁書卷九 列傳第三 終

蜀川中鳳尊  
氏雷宿甫甫

梁書卷十

列傳第四

蜀川中鳳尊  
氏雷宿甫甫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蕭穎達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為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為巴西太守道過荊州密敕穎胄襲雍州時高祖已為備矣仍遣穎胄親人王天獸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

梁書卷十



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獸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胄謂天獸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獸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祖許焉和帝卽位以穎胄爲假節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溧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

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季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敎命及瓚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胄丞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內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穎孚緣山踰嶂僅而獲免在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城平高祖以穎達爲前將軍



丹陽尹上受禪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濶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穎孚右衛將軍加穎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戶尋爲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琰卽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

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卽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殮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二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復爲侍中衛尉卿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內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頃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旣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康子敏嗣穎胄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詳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劭許之詳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劭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劭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劭爲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爲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

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戍爲魏所圍仍以詳爲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成弋陽汝鄧五郡衆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爲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建武末徵爲游擊將軍出爲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爲荊州遷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胄竝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呼紹議事卽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與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



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未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壁易守攻取執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略詢納群言軍主以下至於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尅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

英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嘉納焉頃之穎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荊州刺史詳又固讓於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詳累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六年徵爲侍中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如故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爲素服舉哀贈右光祿先是荆府城局參



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既公且侯士瞻詳兄女壻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暮歲而貴矣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召補主簿仍除員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爲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爲荊州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兵起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和帝卽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

縣伯邑七百戶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壅道恭輒於壅內列矟衝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壅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槊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卽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



八月城內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已忠果竝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資給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子澹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爲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劭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柏

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氏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於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永明中爲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檐石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南康王爲荊州復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穎胄協同義舉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釋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卽位授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勒衆軍次于沔口曾



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沖各據城未下公則率湘府之衆會於夏口時荊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累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是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尅獲更多及平城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鎮南蕃初公則東下湘

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一千五百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項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保已廉慎爲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賚送一無所取仍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公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一高祖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贈車



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烈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暉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勳臣特詔聽庶長子朧嗣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板爲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絕刺史蕭遙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於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

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蕭穎胄與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懼沖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群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尅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沖屢戰輒大敗乃嬰城固守和帝卽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黃門侍郎移鎮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



天監初封當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述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部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士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

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敗而反遂不能尅元起捨郫逕圍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耕農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於京師城開郫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勳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并前二千戶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竝勸爲善政元起之尅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



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濟而治迹  
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  
侯蕭深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  
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竝遣告急  
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  
僕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  
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壽  
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怨望之  
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有司追  
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戶初元起在荊州  
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旣  
至京師華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庾別駕若  
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  
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  
之時人稱其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  
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  
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  
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荊州方未有豐蕭穎胃悉全楚之  
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人基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  
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  
子有取焉



梁書卷十

列傳第四 終

晉川屯鳳  
氏圖同開

梁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

晉川屯鳳  
氏圖同開

張弘策

庾域

鄭經叔

呂僧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邵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弘策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烟氣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弘策從高



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曆數自茲亡矣梁楚漢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武爲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惟弘

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仍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陳計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說王曰昔周室旣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民至于今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頗不憚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王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卽日上道緣



江至建康凡磯浦邨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測皆在  
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  
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  
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  
府庫於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  
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戶弘策盡忠奉  
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搢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初逢  
赦令多未自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作亂燒神獸  
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  
尉府弘策方救火盜潛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  
一區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衛尉慮發所忽  
殞身祇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外朝契濶夷阻加外氏凋

衰饗嘗屢絕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勳翼宣寡薄報効無徵  
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愍弘策爲  
人實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執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  
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別有  
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軍帶華陽  
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  
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遷南中郎記室參軍永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  
朔將軍領行選從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史銜  
命勞軍域乃諷史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史及西臺卽授  
高祖黃鉞蕭穎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牋域爭



不聽乃止郢城平城及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合卽命衆軍便下每  
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  
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  
遷舉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城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皆  
斃艸食土死者大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進爵爲伯  
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  
少孤貧年二十餘爲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  
從事史時刺史蕭誕以弟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  
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  
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  
是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高祖

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  
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引紹叔  
終不受命遙昌怒將囚之解救得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間  
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  
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紹叔  
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旣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  
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王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  
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  
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  
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義師起爲冠軍將軍改驍騎  
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都督江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乏  
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高



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爲衛尉卿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既而義陽爲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執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爲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藥一日數至七年卒

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濶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勳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於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諡曰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太祖爲豫州



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  
寇東陽太守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  
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爲  
丹陽尹復命爲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爲荊州刺史齊武以僧珍  
爲子隆防閤從之鎮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奐反敕遣僧珍隸平  
北將軍曹武西爲典籤帶新城令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  
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努力爲之  
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竝進高祖率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  
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州刺史魏圍守連月閒諜所在不通義陽  
與雍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莫敢行僧珍  
固請充使卽日單舸上道旣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  
反高祖甚嘉之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

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  
得補卽令旣至高祖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  
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  
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林木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  
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  
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艘艦  
葺之以茅竝立辨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  
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高祖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  
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  
州平高祖進僧珍爲前鋒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  
茂率精兵先登赤臯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僧珍等要  
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



守白板李居士密覘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爲營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火車焚其營卽日瓦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清宮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卽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領武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祕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

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貶蔥爲業僧珍旣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蔥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直祕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勳任總心膂恩遇隆密莫與爲比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



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王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高祖卽日臨殯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爲與朕契濶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勳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動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諡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爲流涕長子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蓋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

膝詭辭蓋識爲臣之節矣



梁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終

西川屯鳳園  
氏書而南

梁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

西川屯鳳園  
氏書而南

柳惔 弟恠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為中  
 軍命為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為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  
 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為禍  
 稱疾還京及難作惔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為  
 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為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  
 為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義和帝  
 即位以為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為護軍將軍未拜仍遷



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爲詩以貽惓曰爾寔冠群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惓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惓爲副軍還復爲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穆惓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照嗣惓第四弟澄亦有美譽歷侍中鎮西長史天監十三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惓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

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群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誘斬山陽以忱爲寧朔將軍和帝卽位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爲巴硤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



高祖踐阼以忱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爲祕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追贈中書令諡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群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輯高祖

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戶出爲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諡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竝早知名纂叡皆好學闡有清操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暉竝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暉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宋永元初袁顛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顛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



義成郡故免顛之禍後爲晉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  
隨齊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軍中  
兵參軍久之爲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  
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  
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士  
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  
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  
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  
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  
師尅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  
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以爲冠  
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墜十萬閉

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  
輒盈滿叡科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  
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卽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戶  
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戶邑如先東宮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  
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四  
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  
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  
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  
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  
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  
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  
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



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卽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揚靈亂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岍，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執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义。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

叡攻具旣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准繩。合肥旣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贛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旣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



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岬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卽遣之鬪艦競發皆臨壘以小船載艸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洽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爲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

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洽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爲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僞光泣止叡叡還爲州僞光道侯  
叡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  
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  
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尋給鼓吹一  
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  
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  
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  
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  
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  
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普通元  
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未拜八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九遺令  
薄葬斂以時服高祖卽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匹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嚴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  
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  
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群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  
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黯放別有傳  
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出爲襄陽太守初  
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  
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  
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黃門侍郎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彊記當世之士咸就質疑起  
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太子僕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三卷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有文詞起家太子舍人稍遷太僕卿



南豫州刺史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作以應之太宗親自負土哀太子已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叡族弟愛

愛字季友沈靜有器局高祖父廣晉後軍將軍北平太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陽爲本州別駕散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義正早卒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誼譁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博學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義袁顛爲雍州刺史辟爲主簿遭母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闋引爲中兵參軍義師之起

也以愛爲壯武將軍冠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及州內驚擾百姓攜貳愛沈敏有謀素爲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穎胄之死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巴東太守蕭瓚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荊州及王憺至令愛書諭之瓚卽日請降中興二年從和帝東下高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爲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與益州刺史鄧元起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贈衛尉卿子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二郡太守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盛族劉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實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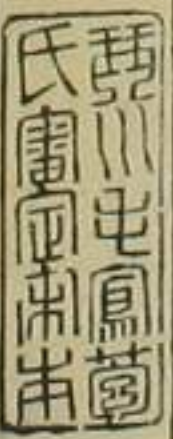
哉

梁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終



梁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范雲

沈約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歎焉嘗就親人表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



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見出就舍明日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齊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鳥者帝問此爲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北南郡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中郎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爲零陵內史在任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

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祐善祐姨弟徐藝爲曲江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詣京訴雲雲坐儼還下獄會赦免永元二年起爲國子博士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閭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旣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爲累王



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情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高祖善之是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邑千戶雲以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高祖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旣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其年東宮建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尋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暉善暉

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哈殯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爲郡帝曰庸人聞其恒相賣弄不復窮法常有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請取以奏旣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歎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齊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陛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旣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摘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二年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爲之流涕卽日輿



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悼常情所篤况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鞫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於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禮官請諡曰宣敕賜諡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滅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為郢州刺史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

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為荊州又為征西記室參軍帶闕西令興宗卒始為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竝兼記室入為尚書度支郎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為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為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輔國將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



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  
求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高祖  
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勳  
業旣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  
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  
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  
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  
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  
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今  
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違民  
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  
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

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  
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  
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  
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  
期入高祖命艸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  
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  
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  
曰生平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  
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  
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  
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  
侍如故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



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關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甚屬往者將墜於地契濶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未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

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



居賦其辭曰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藿之荒茫旣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卽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

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底隆繇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保若實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旣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孳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臯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外廡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截始歎絲而未覩終迫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塲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旣牢籠於媯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



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念信王猷  
其如玉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  
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  
基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競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  
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  
甲館於銅駝竝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閭豈蓬蒿所能沒教傳  
嗣於境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  
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  
野抵荒郊編霜莢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疇之所交因犯檐  
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澗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  
北溟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  
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

闢高軒而旁覩漸沼沚於雷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艸則蘋萍芡  
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苻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  
飡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綠菴天著山韭鴈  
齒麋舌牛脣彘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  
或縈牕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  
則雜果萬株竝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  
攢朱羅窻映戶接雷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  
於紫蒂銜素蘂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  
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頰好葉隱而枝藏乍閒關  
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澤虞秋鷺寒鶻修鷁短鳧曳參  
差之弱藻戲澆澗之輕軀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  
赤鯉青魴纖儵鉅鰈碧鱗朱尾修顛偃頽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



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  
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蛸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  
之下負雪北堂之巫訪往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  
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己而求足竝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  
今余之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  
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單食而樂在鄭高  
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跼念幸取給  
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淥無寒饑於曉蓐不抱怒於  
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  
墟臨異維而騁目卽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  
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嘽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  
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

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帶修汀  
於桂渚肇舉鍤於疆秦路縈吳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  
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寒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瀾  
瀾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遊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  
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惟一朝冥漠西  
陵忽其蔥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鉉終以  
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竿貴則景魏蕭曹親則梁武周  
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  
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爲  
宇徒徵言於石椁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修同原陵之膺膺  
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  
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艸則



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栴千櫺捷嶻百拱相持阜輶林駕蘭  
榭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  
異時回余眸於良域覲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寔遺訓之可  
秉始飡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  
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媵冀神方之可請惟  
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  
狀也則巍峩崇峯喬枝拂日崑崙峇崙墜石堆星岑崱嶭或坳  
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燈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  
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垆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  
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瑩兆覩摧殘之餘遂成顛沛於虐豎康  
斂衿於虛器穆恭已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  
懷而受崇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績武殆隆平

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  
驛駒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烟於桂棟召  
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桴况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  
空路邈遠神蹤遐濶念甚驚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  
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椽於巖根或開櫺於  
木末室閭蘿蔦檐梢松栝旣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  
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已於茲日  
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  
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  
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  
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  
道場獸依墀而莫駭魚物沼而不綱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



光晚樹開花初英落葉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  
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  
竹蔓長柯於簷桂發黃華於庭菊冰懸堦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  
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竝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  
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一作忘之而不能忘也傷余情之頽暮惟憂患其相  
溢悲異軫而同歸懽殊方而竝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華旁闕  
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  
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  
心之非一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  
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匹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  
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於宗黨  
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傳

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  
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  
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  
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  
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  
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  
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  
足復論帝以為婚家相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  
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  
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  
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英視約疾還具以  
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



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諡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諡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諡曰恭侯子寔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慄黔黎命懸晷漏

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梁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蘇州府印

梁書卷十四

蘇州府印

列傳第八

江淹

任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沈靜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斲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  
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  
賤使一作伎之末大王厚以恩光眄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  
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劔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  
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  
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  
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  
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  
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竝  
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  
讒摩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

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  
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  
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  
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  
雲浮雜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  
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  
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卽  
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景素爲  
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  
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



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試爲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

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驃騎將軍掌國史出爲建武將軍廬陵內史視事三年還爲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荅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竝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竝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



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  
近世獨步明帝卽位爲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給事中  
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將軍如故在郡四年還  
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祕書監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  
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  
祕書監兼衛尉固辭不獲免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  
正取吾空名耳且天時人事尋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  
服來奔高祖板爲冠軍將軍祕書監如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  
元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冠軍將軍如故天監元年  
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  
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

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旣立正欲歸身草萊  
耳其年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時年六十二  
高祖爲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疋謚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  
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  
集并齊史十志竝行於世子蔦襲封嗣自丹陽尹丞爲長城令有  
罪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功復封爲吳昌伯邑如先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後也父遙齊中散大  
夫遙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  
入裴懷中心悸動旣而有娠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好學早知  
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爲奉  
朝請兗州秀才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衛將軍王儉  
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無輩遷司徒刑獄



參軍事入爲尚書殿中郎轉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初齊明帝旣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末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之亂職臣之田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

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卽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子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帝惡其辭斥甚愠昉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公王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明帝崩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爲司徒右長史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



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曰伏承以今令  
辰肅膺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天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  
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清  
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  
覺而迹淪駟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驩明公道冠二儀勲  
超邃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  
俊賢驥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  
造難荅雖則殞越且知非報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高祖踐  
阼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尋以本官掌著作天監二年出爲義  
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漑漑弟洽從昉共  
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三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  
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

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  
校由是篇目定焉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  
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  
之視事暮歲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  
城南高祖聞問卽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諡曰敬子昉好  
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  
好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  
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漑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  
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  
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知我亦  
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  
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



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初昉立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已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瞻卹之平原劉孝標爲著論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獸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擊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箎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敘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示黔首以鷹鷂媿人倫於狝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鵠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日月聯

壁歎疊疊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益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



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  
鴈鷺之稻梁沾玉墀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  
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  
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  
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  
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  
絀於通人聲未遁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髦端軼  
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  
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  
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  
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  
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織繡衡所以揣其輕重

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  
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黻江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  
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續微影撇雖共工之蒐  
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枝舐  
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  
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  
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闐闔林回喻之於甘醴  
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  
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  
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  
交是生三豐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豐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



豐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豐也古人知三豐之爲梗懼五交之  
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櫛楚朱穆昌言而示紹有旨哉近世有樂安  
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招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儔  
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  
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且於是冠蓋輻  
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  
奧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  
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  
庶羊左之激烈及瞑目東越歸體雜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  
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  
郇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斲絕是

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鷺獨立高山之頂權與  
麋鹿同羣嗷嗷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昉撰雜傳二百  
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昉第四子東里頗  
有文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皆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  
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沈靜昉持內行竝以名位  
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梁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終

蘇州刺史 氏書

梁書卷十五

蘇州刺史 氏書

列傳第九

謝朓 弟子覽

謝朓字敬沖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光祿大夫  
竝有名前代朓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  
山賦詩使朓命篇朓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  
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朓背曰真吾家千金孝武帝遊姑孰  
勅莊攜朓從駕詔使為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起家  
撫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為舍人歷中  
書郎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朓謁  
既退粲曰謝令不死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為臨川內史以賄見  
劾案經袁粲寢之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朓為長史勅與



河南褚炫濟陽江敷彭城劉侯俱入侍宋帝時號爲天子四友續  
拜侍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冊高帝進太尉又以肅爲長史帶  
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肅有重名深所欽屬  
論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  
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肅荅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者魏武曰  
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  
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肅  
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肅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肅  
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肅曰齊自應有侍中乃  
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謙一作兼人肅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  
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武  
帝言於高帝請誅肅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

廢于家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侍累遷侍中領國子博士  
五年出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  
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視事三年徵都官尚  
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爲侍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  
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  
引參謀策肅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瀟時爲吏部尚書肅至郡致  
瀟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肅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  
歛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  
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  
然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高  
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肅早藉羽儀夙標清尚登朝  
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衢拂衣林岵抱箕穎之餘芳甘顛顛而



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抗表還會稽永明二年詔徵肫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胤爲散騎常侍太常卿竝不屈三年又詔徵肫爲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時東昏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值義師已近故竝得不到及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肫胤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肫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綴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禡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竝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椽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

擊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恥況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寔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把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請竝補臣府軍諮祭酒肫加後將軍竝不至高祖踐阼徵肫爲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竝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六月肫輕舟出詣闕自陳旣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肫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肫宅醮語盡懽肫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京師勅材官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者於府



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肫乘小輿升殿其年  
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竝固  
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府時年六十六輿駕出  
臨哭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  
侍中司徒諡曰靖孝肫所著書及文章竝行於世子諡官至司徒  
右長史坐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篡頗有文才仕至晉安太守卒  
官

覽字景滌肫弟瀟之子也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  
太子舍人高祖爲大司馬召補東閣祭酒遷相國戶曹天監元年  
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項之卽真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  
器之嘗侍座受勅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  
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旣教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

信乃俱聲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子又掌吏部郎事尋除吏  
部郎遷侍中覽頗樂酒因醺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  
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項之勅掌東宮管記  
遷明威將軍新安太守九年夏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  
新安叛吏鮑敘等與合攻沒黠歙諸縣進兵攻覽覽遣郡丞周興  
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  
左遷司徒諮議參軍仁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尚書尋遷吏部  
尚書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爲榮十二年春出爲吳興  
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  
覽未到郡睦之子弟來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  
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門通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一  
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瀟東海徐孝嗣竝爲吳興號爲名守覽



皆欲過之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  
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令子罕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  
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疎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  
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趨之



